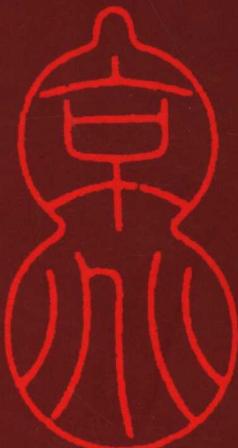


印 章 名 作 欣 赏

吴颐人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章名作欣赏

吴颐人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印章名作欣赏/吴颐人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08-06370-2

I. 印… II. 吴… III. 印章—鉴赏—中国
IV.J2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0631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封面设计 张乐陆
美术编辑 杨德鸿
技术编辑 伍贻晴

印章名作欣赏

吴颐人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50,000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6370-2/J·84
定价 19.00 元

徐湧
摄影



作者简介

吴颐人，原名吴一仁，1942年生，上海人。别署甚多，有司马山疆、宁邬、强之、绿云楼、醉汉、壬壘、忘我庐、谿饮庐、逐鹿山房、逐鹿子、两天晒网斋、三难堂、白驴禅屋、千万莲花院、行地天马概、拜婴楼、候补愚叟居、嘶云阁、嘶云山民、追风子、追风草民、星照一心园。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书法家协会理事，原上海闵行书画院院长。师从钱君匋、钱瘦铁、罗福颐等前辈大师，研究书、画、篆刻五十余年。曾于1991年秋假座上海美术馆，举办个人书、画、印展，同时首发三本新著。2001年冬在上海美术馆新馆举办法学艺五十周年书、画、印展，首发《吴颐人书画篆刻集》、《吴颐人百印集》。其书、画、印作品数十次应邀参加国内外重大展览（但不参加比赛），并入选各种作品集。已有著作二十五种出版，主要有《篆刻五十讲》、《篆刻法》、《篆刻跟我学》、《印章名作欣赏》、《常用汉字演变图说》（后改名《汉字寻根》）、《吴颐人汉简书法》、《吴颐人印存》、《鲁迅著作印谱》、《吴颐人书画篆刻集》、《吴颐人书画印选》、《吴颐人百印集》、《福寿印谱》、《梦绕丽江——纳西象形文书法刻印》、《吴颐人题汉画像石》、《钱瘦铁印存》（合作）、《来楚生印存》（合作）、《书法知识千题·篆刻》（合作），并参与编写《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篆刻小百科》等。

印
章
名
作
錄
序
九
題



万壑泉声松外去 半边秋色雁归来

萬壑泉聲
松外去

半邊秋色
雁歸來

丁巳年
頤人



序 —

洪丕模

我国篆刻艺术，自古玺、秦汉印而下，历隋、唐、宋、元、明、清而至近代，源远而流长。尤其自明清以来，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其间著作迭出，妙文时见，如较为著名的，就有明朝何震的《续学古编》，清朝周亮工的《印人传》，陈克恕的《篆刻针度》，桂馥的《缪篆分韵》，陈介祺的《十钟山房印举》，吴式芬、陈介祺同辑的《封泥考略》等等，真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然而，不管是创作也好，理论也好，由于历史的限制，因此就其主流来说，我国封建时代的篆刻艺术，也和书法绘画等其他艺术一样，多数是文人之作。当前，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篆刻艺术早已从文人手中进入了千家万户，并且可喜的是，青少年爱好篆刻的，更如雨后春笋一般越来越多。在这种形势下，让这些篆刻初学者一上手就去啃那些文理深奥的古典理论著述，则显然是不合适的，为此，编写一套适用于初学者，尤其是青少年篆刻爱好者学习的有关这方面的系列丛书，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了。

老友书画篆刻家吴颐人兄有鉴于此，在从事青少年篆刻教学之余，抱着坚持不懈、所向披靡的大无畏精神，毅然挑起了这一历史赋予的重担。现已编写出版的《篆刻五十讲》（原名《青少年篆刻五十讲》），就是这套初步计划为近十种的丛书中的第一种。为了切实提高篆刻爱好者的欣赏水平，从而有利于创作水平的提高，吴先生于最近倾其全力，在《中国古今名印欣赏》的基础上，增订而成《印章名作欣赏》，交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从我国篆刻发展史看，吴颐人兄的这一著作，无疑是填补了一项空白的。为了实事求是，忠实于艺术，全书对于名家印章分析，严格地以那些古代玺印、历史上已有定评和已经辞世的艺术家所留下的铭心杰作为介绍对象，这就避免了对某些有较高地位或影响，而其作品却不十分高明的印家作违心之论的种种苦衷，吴君的用心可谓良苦矣！而他对艺术的负责精神，对世人的负责精神，也于此可见大概了。今番增订，又在《中国古今名印欣赏》的基础上，大浪淘沙似地增补了徐三庚、胡钁、易熹、赵石、简经纶、马公愚、王贤、方岩、罗福颐、陈惺、叶丰、侯昌十二家。正因为这样增补，全书便增加了一百二十多方足供欣赏的名家名作，以及为欣赏而补作的二万多文字。

在艺事上，吴颐人兄印章之外，妙兼书画，留心音乐，擅长著述，这和师事钱君匋，并由此而上溯丰子恺、弘一法师的全方位艺术熏陶有关。如在音乐上，他就曾经创作并发表了好几首抒情歌曲；在绘画上，曾在上海美术馆举办过个人书画印展，真是使人刮目相看。据说，近两年来他又学佛、坐禅、热心慈善事业，这就更加是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了。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于沪西百尺楼

序二

舒文扬

吴颐人先生的力作《印章名作欣赏》经过修订充实，将由上海书店出版，引出我对不少往事的回忆。

记得是二十多年前一个初雪的假日，我接到吴先生的电话，邀我即刻去他的寓所，他的语气神秘而又兴奋，使我心驰神往。

这个冬夜的情景至今我还历历在目，在吴先生命为“忘我庐”的斗室中，捧读着一大叠晚清大家的原钤本印谱，前贤那种洋溢在刀笔之间的激情滋润着我久渴的心田。雅致的装帧版式，洁净的纸质映衬着绚烂悦目的朱钤墨拓，夹着缕缕古籍独有的书香，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美感。默默地感受着心中的激动和欢愉。子夜时分，郊外细雪中的小镇寂静无声。吴先生的话题每每从一些精妙的印章名作中引出，他时时用一个跋涉者的真知灼见，引导我认识个中的独特意趣。在他的阐述中，时空的阻隔似乎不复存在，我在静思默想中仿佛是晤对古人了。

这期间我出入于吴先生的忘我庐，确实忘记了我自己。而在这种特殊的氛围里，面对历代玺印的万壑千流，我也忘记了推究这些印谱的来龙去脉，直到先生对我细述由来，我才悟到这批珍本出现在远郊的陋屋斗室，本来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七十年代初，在经历了一九六六年“文革”风浪的没顶之灾以后，上海的文艺界，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平静。在一个严格圈定的范围内，部分惊魂未定的艺术家似乎有过一点创作的自由，这在当时已经是寒冬中的回暖。吴先生的恩师，书画篆刻界前辈钱君匋先生从禁闭中回到书斋，半公开地开始了《鲁迅笔名印谱》的创作，甚至还享受了发还部分书籍印谱的待遇。但新的急风骤雨又已经在酝酿中了。果然，未及《鲁迅笔名印谱》完成，形势就已大变，这就是君匋老人后来在印谱的序中所写的“是书刻甫竣，即被‘四人帮’上海余党之爪牙目为异端，而将原印一六八方及拓本全部袭没，余亦横遭‘莫须有’之罪而被侦查，百日始释”的史实。

也许是经历了前一次的风雨，努力使这批失而复得的珍品避免再遭厄运，成了老艺术家的心愿。尽管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年代，这只能是一个纯真的愿望。吴先生说，当年的这批印谱，君匋老人当着在场的来客说是借给他的，“借”是一个彼此只可意会的字眼，其时吴先生用一只大布袋（是他出门时用来装女儿吴越的尿布、衣物的袋）由自行车驮回沪西的住处。后来的故事既不曲折也不美妙，十年浩劫的历史证明，即使那些本世纪最睿智的艺术家、科学家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有时也难免显得笨拙无知。这批珍品再次蒙难，最后被工宣队悉数带回市区，直到很久才得以归还，吴先生为保护老师的藏品受到政治牵连。

吴先生的旧居位于远郊小石桥畔绿树掩映的简易小楼中，一九九四年前后，我数度重游这个偏僻的乡镇，每每触发我的思绪。中国印学史上一批值得珍视的印章原钤本，曾在这里留驻，由此也导引了一位杰出的青年篆刻家的卓绝才思，民族艺术的薪火如此曲折地

传递，以及这一段金石文字的因缘，真是耐人寻味。

这一转眼，已经二十多年了。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一名句颇能概括吴先生七十年代的心境。他研究先秦两汉的玺印，也心折近代学古能变的赵之谦、吴昌硕，因为资料奇缺，他摹写了成部的《金文编》，又在收集汉简资料。篆刻创作积稿盈尺，除有已经完成的《鲁迅著作印谱》外，也有相当多的作品是为同道好友作的。当然这一切在那时是决不能登堂入室的。他的创作有时也不能不偃旗息鼓。在上述故事发生以后，他的老师正在“牛棚”之中，历代篆刻艺术的珍品被贴上封建意识的标签，被幽闭尘封于不知名的地方。由此种种，对于我来说，能在“文革”骤雨初歇的瞬间饱览这批历经劫难的珍品是不无狂喜和侥幸的，但品赏的欢愉在冰冷的现实面前戛然而止，一度甚至连吴先生的音讯也中断了。

终于有机会再见到吴先生，才知道他的阅读研究始终没有停止，那批印谱荡然无存。斗室的小桌上却有一大叠他摹写的印拓墨本，四周注满了密密层层的评注。“很想通过这一阶段的综合对比来悟出一些什么，重点研究一批代表作，”吴先生说，“现在运动不断，有武兄在搞‘千头（人像）运动’，我就搞个‘千玺运动’吧！”他说到的徐有武兄，也是我熟识的师友。如今是出色的人物画家，当时也在他倾心的色彩世界里从事艰辛的探索，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翻读着吴先生的那些评注，一种熟悉的欢乐又在我心头缓缓升起。我忽发奇想地说，有朝一日印出这部“吴氏石头记”来，不是如同音乐欣赏、诗画欣赏一样有趣么？“印章欣赏”、“名印评析”可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呀！但是随即我们都默然了。

说到“有朝一日”，固然不能说是绝无希望的，但是在那个难忘的岁月，多少事业上的追求者正在漫无边际的荒原上艰难地走着自己的路，这途中是不无寂寞的，或许根本没有路。但路就在脚下，无数热爱事业如同热爱生命的人正是这样走过了这一艰难的历程。因为每行进一步就是离希望更近一步。

历劫不磨的艺术滋养着百折不挠的人，百折不挠者的成功，再次证实了艺术的历劫不磨。当代的中青年艺术家几乎都是在一种很奇异的境遇里，接过了他们前辈传递过来的火种，每一位曾经孜孜不倦地探索艺术的人都会保留一段百感丛生的回忆。一九九一年，当西泠印社在上海美术馆为著名的中年书画篆刻家吴颐人先生举办他个人的书画篆刻艺术展时，他的思绪曾穿越了三十年的里程。“忘我庐”中无数个晨昏寒暑，使他的书法篆刻在当代书坛确立了独特的个人风格。之后他又在早先涉足的写意花鸟画中尽情徜徉了好多年。吴先生曾说，他最初的心愿只想做一个篆刻家，但其后还是由印及书，由书及画，实践了晚清至近代不少杰出印人的艺术历程，至于染指著书立说，也许更不是他的初衷，他的著述，最早的是《青少年篆刻五十讲》，而稍后的《中国古今名印欣赏》（即目前修订增补的《印章名作欣赏》），其思路显然发端于忘我庐读谱的日子，因而此书每每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

尽管我私下认为，这两本在点滴时间里写成的读物，与他艺术创作上的成就是难以相提并论的，但一本书的社会效果，有时作者本人也是难以预测的。《五十讲》作为畅销书一再重印，最近经过修订，易名《篆刻五十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短期内就印了两次，《欣赏》受到海内外印坛的关注，及至他综合性的教学专著《篆刻法》的问世，则

使他在书法家、篆刻家的声誉上增添了著述家的实绩。一九九一年“吴颐人书画篆刻艺术展”的开幕式上，同时举行《篆刻法》、《吴颐人印存》、《鲁迅作品印谱》三种新书的首发式，一本理论技法的专著和另外两种印作的自选集、纪念性的专题组印集，使读者看到的吴颐人既是一个严谨的有着理性思考的教育家，又是一个才情横溢的篆刻家。

一九九四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的《吴颐人汉简书法》作为他的第八种专著，影印了他一九九一年艺展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杜少陵咏怀古迹五首》，这是他书法的代表作，如果再加上他在写意花鸟画上的造诣，读者就会自然地联想到他的老师钱君匋先生，并由此上溯到钱老的老师现代艺术史上才华卓越的丰子恺和师祖弘一法师李叔同。这一师承关系中的人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多才多艺，博涉兼精，吴先生显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重大影响，从而成为继之而起的出众人物。

在悠长的岁月中，他潜心艺事，甘于淡泊，株守故里也使他获得了钻研艺术所必需的时间上的保证。他自身苦学的经历，使他对身处逆境而孜孜不倦于艺术的青年朋友充满同情心；他孤傲脱俗，又善于与最普通的不从事艺术而与他同样善良正直的人们为友；他的学佛和修炼滋养了他博大仁厚的情感，因此他对特困残疾人子女因家境贫困而求学艰难的状况予以关注。一九九四年遂将他的三十多件书画作品义卖所得的十三万元在家乡设立“吴颐人扶残助学基金”。这些或可称之为“平民意识”，他就曾谐称自己从事的艺术全是平民化的，他研究的汉简是汉代下层军卒医士的手迹，他崇尚的秦汉玺印是古代印工铸造的产物，画笔之下又多见孤鹭野鹤、奇松苍石及人称“四君子”的梅兰竹菊。“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三十多年的砚田笔耕，数十万字的文稿，数以千计的印作，读者也许不难从中认识一个清寂旷达而又耐得寂寞的吴颐人吧？

耐得寂寞的人，最终不会寂寞。《印章名作欣赏》是吴先生二十余年前寂寞中追求艺术的心得实录，今日得以公诸同好，岂不快哉！

一九九六年元月
于西安大雁塔畔后村

目 录

序一	洪丕模	(1)
序二	舒文扬	(2)
<hr/>		
一 古玺——官玺		(1)
二 古玺——私玺		(3)
三 秦印		(5)
四 汉印——官印、私印		(7)
五 汉印——玉印、将军印		(10)
六 汉印——缪篆印、鸟虫书印、肖形印、四灵印		(12)
七 封泥与花押		(15)
八 隋唐以来官印		(18)
九 文何派		(21)
一〇 皖派(徽派)		(24)
一一 浙派		(29)
一二 邓石如		(36)
一三 吴熙载		(39)
一四 赵之谦		(41)
一五 徐三庚		(44)
一六 胡 饷		(46)
一七 吴俊卿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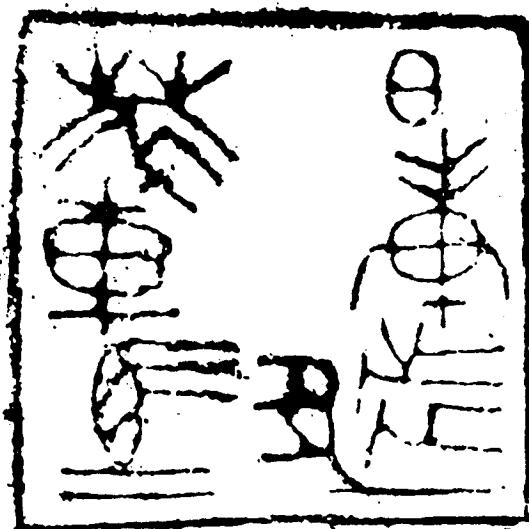
一八 黄土陵	(50)
一九 齐 璞	(53)
二〇 赵 石	(57)
二一 易 烹	(59)
二二 赵时㭎	(61)
二三 陈衡恪	(63)
二四 王 褒	(65)
二五 简经纶	(67)
二六 马公愚	(69)
二七 王 贤	(71)
二八 钱 厝	(73)
二九 邓散木	(76)
三〇 方 岩	(79)
三一 来楚生	(80)
三二 罗福颐	(83)
三三 陈 翳	(85)
三四 钱君匋	(86)
三五 叶 丰	(89)
三六 侯 昌	(91)
三七 印章的边跋艺术	(92)

后记 (一)	(101)
后记 (二)	(104)
一点说明	(106)

一 古 玺——官玺

古玺（古写作鉩、牘），通常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春秋战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印章，当时称玺。由于群雄割据，各国文字的形体、风格因地而异，主要分为齐、鲁、楚三大体系。考查古玺的文字和当时东方六国的铜器铭文、陶器、货币、兵器上的文字较为接近或符合，可见都是同一时期的遗物。但在清代光绪七年前，一般印谱都把战国古玺列入“杂印”或称“古文印”。直到清代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指出古玺中的“司徒、司马、司工”等官名出于周秦之际，“战国古玺”的说法才最后得到金石学家的一致肯定。之后，清人吴大澂编的《说文古籀补》收入了古玺文字，今人罗福颐编成《古玺文字征》、《古玺汇编》，为古玺研究作出了贡献。

古玺可分为官玺、私玺两大类。古玺中常见的官名在先秦古籍上都有记载，有司工、司马、司徒、司寇、相邦、大府、行府、大夫、啬夫、��军（即将军）等。其他还有一种印文为“得志”、“宜有千万”等内容的成语玺和图案玺。古玺大多是铜质、鼻钮，一般官玺约为2.5至3厘米见方，也有特大特小的。以白文（凹文）凿款为主，而且大多有粗细与文字相近的边栏。现从众多的官玺中先撷取数例，略加赏析。



(图1) 日庚都萃车马

“日庚都萃车马”是一方传世最大的（七厘米见方）、用以烙马的古玺（图1）。文字奇肆，精美无比。这方巨玺给人感受最美妙之处，莫过于这六个字的妥帖安排，也就是章法。其特点是一任自然，长者任其长（如“庚”字），阔者随其阔（如“都”字），而第一个又小又偏左的“日”字，使人想起海天佛国普陀山之胜景，耸立于绝崖峰巅、欲堕而又不堕的万年卵石。“萃、车、马”三字成行，却又绝不排匀，“萃、马”两字尽量向右展其势，却又留下块块空地，以舒其气。这种文字之间的相互顾盼呼应，是一件作品中最可宝贵的气势与意境之美。“庚、都、马”三字中的几处斜笔遥相呼应，俯仰欹侧各具情态，而“都、马”两字几相连接，如知友重逢，互言契阔，极富情趣。全印文字粗细变化，错落有致。而左右逼边，中间大块留空，并不显得松散，也是此玺的特色。作者把这些大小不一的文字，看来是互相排斥的因素，协调地组合起来，变杂乱无章为协调统一，给人一种形体结构上的美感。艺术大师吴昌硕曾说：“刻印犹如造屋，在奏刀之前，必须做到全屋在胸，预先打好完整的图样。何处为厅堂，何处为侧屋，何处开门，何处开

窗，应当一一作最恰当的布置，达到无可移易的境地，才可动手建造，否则倾欹草率、顾此失彼，就难以结构成完美无疵的房屋。”这方古玺是古代无名工匠铸造的，但欣赏这幢古朴而又精美绝伦的艺术“殿堂”，我们无不赞叹它的“门”、“窗”开得何等合适，气息何等通畅，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和艺术创作才能不能不使我们心折。

书家把排列得整齐没有变化的字，视作排列整齐的算珠，书圣王羲之说：“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这样的作品，必然是经不起细看、久看和反复品味的。篆刻艺术，更要讲究全印各字的苦心安排，能在不整齐中求整齐，不匀称中求匀称，不平稳中求平稳，才能给人以美的感受，这就是布局的技巧。在“□漒都左司马”（图2）这方古玺中，难释的首字顶天，使“漒”字得以舒展，漒字“三点水”，在长短粗细方面也有所变化，全印因这一字的敛左避右，形成了一种揖让安雅的风格。在靠上第一排三字的排列上，也并不字字顶天，所留空地与“左”上小空地形成自然的呼应。铜印四边因碰撞、破损，造成四边粗细不等，反增添了几分古朴之趣。

印章与书法作品一样，不管印大印小，文字多少，一方印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必须通过作者匠心的组合，达到合乎自然美的法则。下面再看三方尺寸较小的朱文官玺，“石城彊司寇”（图3）、“战丘司寇”（图4）和“文相西彊司寇”（图5）。边宽文细，别具风采，或单字成行，或上下两字融为一体。在第三方印中更可领会到文字之间相互挪让穿插的妙处。你看，第一、二字占地极窄，与中间两字似乎依偎、团结为两个字，方圆并济，疏密得体。古玺中巧妙的构思，高古的风格，深邃的意境，在这几方官玺中也可见一斑。

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欣赏篆刻艺术不同于欣赏音乐、舞蹈、戏剧、绘画等这些通过声音、动作、情节、表情、色彩来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只有张开想象的翅膀，通过联想的作用，来感受一方小小的印章所给予我们的美。离开了想象，即使面对再好的一方印章，也只能欣赏它的印章材料质地，只能识识印上的篆字，当然，也谈不上提高您的审美能力和创作水平了。



(图2) □漒都左司马



(图3) 石城彊司寇



(图4) 战丘司寇



(图5) 文相西彊司寇

二 古 壶——私壶

以上介绍了古壶中的官壶，这里欣赏几方古壶中的私壶。

私壶的尺寸较小，一般在一至二厘米半见方，大多不是凿印而出铸造。白文壶多加边栏，朱文壶一般是宽边细文，文字细若游丝、蚊脚，但十分挺拔，俗称“棉里针”，其铸工之精，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青铜冶铸工艺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私壶无定制，其形式丰富多彩，令人叹为观止，而形制的变化更使人目不暇接。除了常见的方形、长形、圆形外，也有两个、三个或四个形体组合而成的连珠式形状，古代劳动人民的艺术创作才华，真是令人不胜仰佩（图6—图13）。



(图6) 大吉昌



(图7) 马是痊



(图8) 士君子



(图9) 司马口



(图10) 悲



(图11) 敬事



(图12) 谦



(图13) 王有大吉

经历了历史的洗礼，传世的古壶有的残缺破损，有的奇古难释，至今没有释文，但我们却能领略其总体的风貌，或欣赏其线条的美妙组合、结体的错落自然，从中获得创作的启发。通过众多的艺术形式，我们可以看到制印者为了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常常是根据文字的多少，笔画的繁简因字而异地进行巧妙的构思。一字有一字的排法，二字、三字有二字、三字的排法，细细品味，每一方私壶都有其美妙之处。著名金石书画家黄宾虹说，一方印虽然微小，但可以与寻丈的摩崖刻石、千钧重的钟鼎彝器一样，显示它的精彩与奇妙，这里略举数例供大家逐一欣赏。需要说明的是，古壶里的文字不是一般的小篆，我们在创作时，不能因为喜欢私壶中多变的形式，硬把较常见的小篆填入这些现成的印框中。一般说来，要到工整一路的汉印刻得有了一定基础后，才可以摹仿借鉴古壶的形制。其文字属于大篆范围，在一些工具书字典，如《古籀汇编》、《古壶文字征》中可以查到，但由于当时文字不多，后起的有一些字，不可能从字典中查到，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只能忍痛割爱，换成其他的形式刻制了。以上这些是我们初学者应该知道的，至于日后追求创作

个性，则又当别论了。

古玺文字的形体变易十分微妙，虽然是同一个字，放在不同的印章，则各见巧思。如“孙襄”两字一宽一窄（图14），不平分秋色，“孙”字右部又作了简化。“孙瘦”两字富有动感（图15），“孙”字左部似有醉态，向右倾侧，幸好右下部有所依托，“瘦”字左伸右缩，全印两字好像都是有性格的生灵。“孙九益”一印中（图16），该长则长，不该长则短，“益”字中空以舒气。三印中有不同的“孙”字，看来随便调个位置是不行的。古玺中文字安排自然天成，无法有法，似无规律，实际上也有规律，原则就是一条——合乎审美的需要。同为复姓“司马”的三方私玺（图17、图18、图19），也可以看出制作此玺的古代无名工匠们，安排文字的技巧是多么高超。“事罗”一印犹如一胖一瘦的两位相声演员同台演出（图20），并未使人感到占地悬殊而不协调。“畋遛”、“公孙口”都密上疏下（图21、图22），不平均铺满，却又并未让人感到头重脚轻，“畋”字与“鲁地”（图23）中的“地”字，都采取偏旁移位，或移上、或移下，打破了一般的排列规律，这在古玺中是不少见的。试想将“事罗”二字各占一半，“畋”、“地”两字左右结构，还能有这么美妙的效果吗？一方过于平衡对称的印，往往容易造成呆板、僵直的感觉，以上各印，在不违背平衡对称的自然美法则下，对文字采取新颖大胆的结合，打破常规，追求险绝。通过这几方小小古玺的欣赏，我们不禁赞叹古代匠师们，在方寸之间，对文字的安排真会造“险”啊！



(图14) 孙襄



(图15) 孙瘦



(图16) 孙九益



(图17) 司马绸



(图18) 司马口



(图19) 司马邦



(图20) 事罗



(图21) 獭遛



(图22) 公孙口



(图23) 鲁地

三 秦 印

秦王朝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仅是短短的一瞬，由于它的横征暴敛，仅存在了十五年，便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所推翻。但秦以前，诸侯割据，文字异形，言语异声。秦的统一结束了这种局面，废止六国异文，经过整理、统一以后的文字就叫小篆。是秦相李斯亲自整理制定的，还对玺印规定了一整套的制度，在少府专设“符节令丞”主管其事。从秦王朝开始，规定只有皇帝的印才可称“玺”，普通老百姓的印只可称“印”，古印章中的“印”字就是从秦朝开始的。

秦印传世不多，这不仅是秦王朝的统治期短，而且当时的臣民还都是战国末期的遗民，来不及制定新的具体格式，所以私印大多延用战国的形式。为此，专家在鉴别战国末期至秦、西汉早期的私印时，比较困难，可以说，这个时期的私印形式还差不多。但官印却有明显的特色。首先是形制大小不像古玺那样悬殊，比较划一；其次是不论官印、私印几乎都是白文凿印；其三是官印有界栏，一般官吏有田字形界栏，低级官吏则有日字形界栏，俗称半通印；其四是秦印文字明显不同于古玺中错落奇肆的六国文字，而是采用统一了的小篆文字，只是因印章为方形，所以印文的结体也大致趋向平直方整，与传世的秦权量、诏版、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等文字风格完全类似。还有一个特点是田字格中的官印文字，其文字排列次序没有一定规律，有常见的先右后左，也有上下横排，还有顺时针排列和交叉排列的。下列数印几乎都是秦印的名作：



(图24) 昌武君印



(图25) 中行羞府



(图26) 右马厩将



(图27) 上林郎池

“昌武君印”是一方古拙秀丽的代表作（图 24），全印在统一和谐中见奇趣。“昌”字下部省去一笔，“武”字却用反写，这种文字部件的倒置移动的省简，在春秋战国时是十分随意的，全印笔致挺劲，犹如秦权量、诏版上的刻画。

“中行羞府”的“羞”，不是“害羞”的羞（图 25），而是“珍馐”的馐，可能是掌管皇帝御用食物的官衙。全印四字中，“中府”两字较稳妥，“行、羞”两字则多斜笔，形成对角呼应的妙境。正如书法家看到美妙的剑舞、舒卷的流云、奔腾的江河，飞鸟出林、惊蛇入草、龙飞凤舞，这些大自然中的生动景象，在作品中必然会展露产生一种神采飞扬的动态美一样，这四字看似信笔写来，即使按在田字格中，仍不愿安分守己，有一种突框而出的骚动感。

“右马厩将”按顺时针方向读（图 26）。这方印的妙处在于四个字在格子中的姿态各